

Classical Music

音乐散文丛书

鲍尔吉·原野

青草课本



音乐散文丛书

青草课本

鲍尔吉·原野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青草课本/鲍尔吉·原野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8

(音乐散文丛书)

ISBN 7-5434-4344-9

I. 青... II. 鲍...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048 号

书 名	青草课本
作 者	鲍尔吉·原野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96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44-9/I·615
定 价	7.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有关音乐的书籍日渐其多，作家所特别撰写的音乐散文也日渐其多，成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这当然是好事，爱乐者的增多，说明在物质社会的挤压下，人们除了热衷于附庸风雅之外，更有一种对于精神和心灵抚慰的渴望。音乐，尤其是经历了时光筛选和考验的古典音乐，自始至终保持着原有的纯正和清澈，给我们以永恒的安慰。在音乐的面前，人，才可以和音乐一起透明。

这套音乐散文丛书的几位作家，本身就是爱乐者。因此，写作不是目的，爱乐才是出发点。美好的旋律弥漫在字里行间，使得散文多了一种色彩。在音乐史中，音乐家得益于文学的多的是，一部《浮士德》或《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曾演绎出多少风格不同的音乐。同样，这里的音乐散文，得益于音乐给予作家的滋养。

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各种门类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营养的。但就其文学和音乐而言，两者的差别是极其大的。七彩音符，有时远胜于众多文字所形成的

千军万马。差别之一在于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相比较要比音乐简单得多，语言是人天生和普遍的功能，而音乐是少数的天才。法国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在语言中寻求的是智性，音乐则相反，音乐首先是为了听觉，然后满足于精神。差别之二在于语言的局限性，人们不能听懂所有的语言，但人们可以听得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音乐，为所有美好的音乐所感动。十八世纪一位叫做夏巴依的小提琴手曾经专门为蜘蛛和淤泥中的小鱼拉过小提琴，发现即使是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会为音乐而产生感觉。

这套音乐散文丛书，不是以自己语言的有限来挑战音乐的无限，只是写出自己对于音乐的一份感觉。这份感觉，不属于音乐家，不属于音乐史，不属于音乐词典的介绍，不属于乐器或配器的机械配置，不属于CD唱盘或音响功放的品牌和效果……只属于我们自己听音乐时掠过心里那瞬间的涟漪。好的音乐和好的散文，一样都是从属于心灵的。

这套主要谈古典音乐的散文丛书，只是一次尝试。如果可能，我们还想再编一套有关流行音乐的散文丛书。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文字中、更在我们所共同喜欢的音乐中得以相逢。

肖复兴

2000年4月4日清明于北京

目 录

你听,你听(序).....	(1)
9月8日下午五点	(3)
听一听马勒.....	(6)
弗罗明高.....	(10)
记忆.....	(12)
钟声.....	(14)
雪歌.....	(16)
白马新娘.....	(18)
红军合唱团.....	(21)
美丽的巴扬.....	(24)
音乐在远方.....	(27)
听《我的祖国》.....	(30)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32)
金纺车.....	(35)
我等过你.....	(38)
用一把皮镰收割.....	(41)
百遍《月光》.....	(44)

精神壁垒·····	(47)
倾听·····	(49)
美丽的哈瓦那·····	(55)
对酒当故乡之歌·····	(58)
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60)
萨如拉·····	(62)
云良·····	(65)
歌唱·····	(68)
腾格尔歌曲写意·····	(71)
古拉日松阿的歌声·····	(74)
朵思·····	(79)
鸟居·····	(81)
绘声·····	(84)
唱歌,就是歌唱·····	(87)
白马驮经·····	(90)
尺八·····	(92)
紫口琴·····	(95)
船歌·····	(97)
苍凉中的温暖·····	(99)
耳语·····	(101)
树的弥撒曲·····	(103)
蜜色黄昏·····	(104)
啄露而歌·····	(106)
跟穷人一起上路·····	(107)
札记·····	(110)



你听,你听(序)

沈阳的人口比丹麦还多,夜里,灯光把天幕渲染得微微如橙,好像顽童在黑油漆滴入了几点红色,搅出稠紫,如汉代的漆屏风。这时,窗前碧桃树黛色的剪影在夜色里被分辨出来,像火堆前的刀戟。树枝齐齐向上伸张。春天里,它们总是这样,即使在夜里也想举手发言。

我不知怎样形容这种感受,除了让妻子到窗前观看,并说不出什么。

这些树枝让我想到合唱。我小学的女同学的名字中,很多叫什么“枝”的,这时觉出此名的美丽。树的歌声传到远方,只是波长在二十赫兹以下,我们听不到。草为它们搞背景音乐,唰唰拨弦。

这时候为什么不把我们认为好的音乐都找来听一遍呢?在日历上标注——莫扎特长笛 K313,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梆笛《三六》,肖邦《波罗乃兹》,舒曼《童年情景》,三弦《小行舟》,弗罗明高,柯达伊《小弥撒》,斯美塔纳《我的一生》,管子《放驴》。写满整个春天,每一天是一种植物一种色彩一种乐器。然后把这

本日历藏起来留到晚年。这些记录下面压着春分、谷雨、清明和十八、廿六。

在春天的鼓动下，我也写了一点有关音乐的随笔。但以文字描述或感受音乐，实在是天下最难的一件事。它比肝脏把酒分解成甲醇和水难得多，欲辨已忘言。音乐的语言不是人类所掌握并引以为自豪的表达哲学和爱情或数学与计算机的语言，它们广大而无隔膜。人类惟一等同于音乐的语言是笑声，我们知道笑声的含义，同时不需要在各个种族之间进行翻译。我觉得，音乐使我们降低到——实际是上升到——植物与昆虫的高度，懂得感恩，懂得欣喜和开放。当风吹青草，草叶把细碎的阳光抛撒过来的时候，我常常以为那是草的笑声。草把它每天要说的话密密麻麻地写在袖口上，迎风挥洒。而我们从中也感到了巴赫那种细密、交织、庄重、宁静、和谐的旋律。

这一切我们怎么能够说得呢？

和音乐在一起就是和朋友在一起，在音响前坐下，惟一的话只是：

你听，你听……

鲍尔吉·原野

2000年春分于沈阳

岐山中路十号



9月8日下午五点

凝望每一个地方，都觉得金色在增加，连房檐的旧木都熠熠地生辉。秋天。

秋天，只有在黄昏才出现在西方的天际，这是九月。放学的孩子，鼻梁和手拎的小壶，都被勾上金色。戴墨镜的女人、士兵、卖背心和卖葡萄的人，他们顶着金色走路，眼窝变深。我坐在桑园的水磨石台阶上，一个孩子蹲着撒尿，耐心地看这股液体匆匆流向行人的脚下。

宿雨使桑园的土地黧黑，夕阳又把它们变为金色。仰面看，万道金箭从桃树的枝叶间冲过来。好像一个人在画好了的苍翠花园的油画上，拿笔甩了许多晃眼的黄颜料。

秋天这么明亮，使人忧伤。谷神戴着手编的草冠，拎一束庄稼站在天边。本来可以闻到秋天的气味，从池塘、草垛、鹅的食盆，玉米胡子和子夜的大地上汇集的气味。这里却没有。

我突然感到，巴赫当年曾目睹过秋天突如其来的金黄，长久地沉思。我觉得这么一种景色和其中包含

的上帝的语言，已显露在巴赫的作品里面。我刚刚听过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二：F 大调第二协奏曲。亮晶晶的小号，优美的小提琴与雅致的长笛。它们交织缠绕，一一从水面浮起然后下潜。巴赫十七世纪的传记作者施皮塔说这首协奏曲的首乐章令人想起骑士挥旗奔走，盔甲闪亮。我感到其中“闪亮”的是秋天。

羽管键琴和大提琴如无边的土地与森林，醇厚、缄默，双簧管和长笛细致地说出秋天的气味，光线与温度。仿佛说，在人的境遇之外存在着的永恒，静美而让人敬畏。巴赫的音乐常常浮现这一主题。尽管巴赫潦倒、暴躁，但他的音乐最为静美。

为了倾听管风琴家布克斯胡德的演奏，巴赫向所在的阿恩施塔特教堂请假四周，前往吕贝克。这是在 1706 年的 10 月。在路上，巴赫从北德意志的日出和日落之中获得多少与上帝交谈的机会，天空、河流和树木向巴赫显示世界的和谐与静穆。这机会如此之多，巴赫过了十六周才返回阿恩施塔特，并受到斥责。

从阿恩施塔特到吕贝克，距离是四百二十公里。巴赫步行往返。

德国作曲家策尔特在 1827 年 6 月向歌德谈起巴赫时说“无论你怎么把他往坏里想，巴赫仍然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一个既清晰又难以解释的奇迹！”

仅仅如此善走，就是一个奇迹。善走的原因是穷，巴赫雇不起马。而巴赫的音乐又是如此之好，他在魏玛的艾内斯特公爵的宫廷内担任风琴师时，写下了大量的赋格、康塔塔和古钢琴作品，件件足称不朽。以至当巴赫 1717 年提出要离开的时候，公爵竟把他投入监

狱。

听巴赫的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听不到他对自己糟糕的生活的抱怨。事实上，你也听不到明晰的赞美。只有人会对生活发出赞美，如同他们抱怨。在神那里，只有和谐或由不和谐构成的和谐，巴赫即如此。

世上有一些可以跟时间抗衡的东西，古罗马竞技场、长城、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巴赫的音乐。巴赫的音乐几乎不能用“风格”来限定，它永远不会过时。

我有时想，如果跻身人类能够占什么便宜的话，便宜之一是与巴赫等同类，分享他们的创造。因为无论怎么想，牛顿与巴赫似乎都不应该属于这一种群。而由于什么秦始皇之流的存在，人类还是不占便宜的地方多。动物、天空、海洋和植物由于人类的存在，更是一片便宜也没占到。

时间像水银一样，向四外流走。而巴赫哪儿也不去，成为音乐的钟乳石。夕阳的披风从桃树一点点地向上提，树干的金色现于树梢，最后暗了下来。在桑园里下棋的人，愈发俯首，手下“啪、啪”地摔响。



听一听马勒

直到去年，我才听到音乐家马勒（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资讯涌动如八面来风的今天，人们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闻。社会认识层面，仿佛案上肉馅，被切割得极细碎。

我的朋友周游，在北京一家传媒机构充音乐编辑。去他家做客，见书橱里满满的读物竟无书籍，细看，全是激光唱盘，上面摆着交响乐总谱。我指着总谱问：“读吗？”他点点头。我想像他于深夜，在书房认真读乐谱的神态，好玩。

周游貌美寡言，鼻梁挺削，面颊干净泛青，有贵族气。作为礼物，我请他自选两张唱片。他在音像书店将选到的一张唱片拿给我看，说：“马勒。”那会儿，他眼里的满足感，如同赌徒高呼“满贯”。他扭头时，敞开领口的大红羽绒服里面，亮光倏尔一闪，一根极细的项链，很精致。

这在去年春天。

回到沈阳，周游寄来一篇音乐论文，我交由友人张英主持的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的题目是：《迷

惘浮生的慨叹——谈马勒的交响乐》。

又是马勒。

还有一回，漫然翻阅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的书，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连读了几遍：“二十世纪是死亡的年代，马勒是我们的精神先知。”（莱纳特·伯恩斯坦）

马勒作为一位奥地利的音乐家和指挥家，在西方精神领域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找来一些书读，才知在西方知识阶层，马勒是继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和勋伯格之后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马勒音乐的复兴时代”这一文化现象。马勒作品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内涵。马勒终生真诚又终生痛苦。他站在衰草丛生的传统价值的废墟上，目睹由科学进步造成的物质繁荣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他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不受欢迎。”一位美国音乐评论家称，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与宇宙之间形成某种和谐，马勒则永远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协、内疚和焦虑，使他成为时代的预言者。

我借来一本由阿尔玛撰写的马勒回忆录，深为这位音乐家精神生活的精纯敏锐所感动。阿尔玛是传主的夫人，小马勒二十岁。此书似乎缺乏从更宽阔的角度理解马勒。公认写得好的《马勒传》是其门生布鲁诺·沃尔特所撰，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汉文译本。

我已经开始听马勒的准备，虽然还没有听到。同时被一种对马勒作品的诠释所打动：“人生是一场悲剧，但生比死更有意义。”

今年三月，我在杭州赵健雄的家中读一份由北岛

主编、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汉文期刊《今天》。上有钟阿城回忆诗人叶三午的文章。文中说患有风湿的叶三午躺在沙发上与作者“握了蜻蜓点水手”之后，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阿城回答听小彩舞的“丑末寅初”。三午叹口气说：“我在听马勒。”

我不能像周游那样读交响乐总谱，只能由耳朵来听，到各处去找马勒的带。在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音乐书店里，我问：“有马勒的带吗？”女售货员回答：“没有。有马玉涛的带。”我被噎个踉跄，接着问：“有马克思的带吗？”女售货员形色不改，回答：“没有。有马长礼的带。”我欣赏这女人的冷隽。

今年五月，手头有一本《散文》海外版，翻开一篇文章，题目为《马勒救了我》。作者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陈钢，我合上这本杂志，心里一收。马勒，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了，我没读这篇文章。马勒无所不在，如他自己说，“我渗入音乐的永远是整个的人——感觉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难的人。”

七月末，我买到了马勒的一套普通唱片，宝丽金公司出品，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小泽征尔指挥。作品是他的第二交响曲，主题是死亡侵扰与生命渴望的搏斗。像迈克尔·肯尼迪指出的，在这部“寻求拯救”的作品中，“英雄不是古斯塔夫·马勒，而是人类·马勒”。

唱片的封套制作精美，小泽征尔以善良的眼神注视着人们。我觉得听这套唱片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一个缘由甚至借口，但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唱片仍然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我期待有一个朋

友来,指着唱片说,“那是什么?”

“马勒”,我回答。

“听一听好吗?”他或她说。过去听或没听过马勒的名字都不要紧。

“好的。”我起身,用裁纸刀慢慢划开唱片外边的玻璃纸,把它放在唱机上。

听一听马勒。有可能听不懂。

两个月了,还没有这样的朋友光临。





弗罗明高

在乐音里，吉它的弹拨染濡更多的阳光。阳光在海水里跌成碎片，纷纷向岸边游来。吉它用透明的网，把这些地中海的精灵打捞上来，镶嵌在安达卢西亚人的靴子上，使他们的舞蹈目不暇接。

吉它抱在这些南欧人怀里的时候，他们像骑手抱着马的脖颈。吉它手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指与弦交谈，他的目光像海水一样把手指与弦濡湿。这时，海风已经把野麻和锦葵的气味吹进城堡的窗户里。

这些黑发卷曲、高挑的弗罗明高舞者，灵魂伏在吉它和响板上面，永无休息。西班牙的双桅船，还有被阳光晒爆的葡萄，听到了响板的骤鸣，迫不及待地变成了鸟儿和酒，使一切都与浪漫相关。

所谓舞蹈多是装腔作势的东西，多数清醒，多数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而弗罗明高是惟一带有醉意的舞蹈。每一根神经，每一根筋腱都要奔突进退，旋转上升。他们的舞蹈说，腰多么美丽，像高脚杯的细柄，擎着琥珀色飞漾的酒汁。

欧洲人的灵魂，走到大陆南端靠近阿拉伯半岛之